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多元共生 精彩纷呈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

杨玉梅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四辑

多元共生 精彩纷呈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

杨玉梅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共生 精彩纷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 /
杨玉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554-0

I. ①多… II. ①杨…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
究-中国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3390号

多元共生 精彩纷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

作 者: 杨玉梅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兴红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305千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54-0

定 价: 3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杨玉梅 侗族，20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会长。评论文章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评论集《民族文学的坚守与超越》入选中国作协201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2013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作者近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邱华栋 邢 春 王 璇

编 委：王 冰 赵兴红 谭 杰

赵 飞 程远图 王锦方

目 录

综 论

略论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自觉	3
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状况及特色探析	19
新时期侗族文学发展概况	34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	40
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的理性自觉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中青年评论家交流会综述	56
两岸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与文学坚守	
——第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70
多元共生 蔚为大观	
——2009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79
资源优势开掘与生命意识觉醒	
——2011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89
少数民族文学展现新气象	
——2012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96

迸发奔腾的力量

- 2013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108

文学精神的延续与拓展

- 2014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115

文学使命的新实践

- 2015 年少数民族文学扫描 131

作品论

- 2 吉狄马加诗歌的故土情思与民族情怀 147

- 叶梅小说的女性叙事特征 162

- 阿来小说的生命意识 178

人生长河多情思

- 论张昆华散文的艺术特色 195

对生命之痛的回望

- 读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 205

- 万玛才旦的文学风景 211

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

- 读阮殿文的散文集《像大地一样》 218

独龙江畔一枝花

- 读独龙族罗荣芬的小说处女作《孟恰》 224

- 浅谈维吾尔族散文创作的优势 227

作家的心智与情怀

- 读王树理的散文集《哦，金合欢》 232

- 乡村的疼痛与文学的观照 236

作家的文化情怀与文学理想

- 读陆景川的散文随笔集《向世界敞开大门》 241

情感的艺术与诗意营造的技巧	248
---------------------	-----

访 谈

“中国梦”的文学自觉书写

——袁仁琮访谈	257
---------------	-----

郭雪波小说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

——郭雪波访谈	272
---------------	-----

文学行走中的短板

——冯艺访谈	284
--------------	-----

只有扎根于大地，文学作品才有生命力

——次仁罗布访谈	289
----------------	-----

从清水河畔抵达全国文坛

——李进祥访谈	29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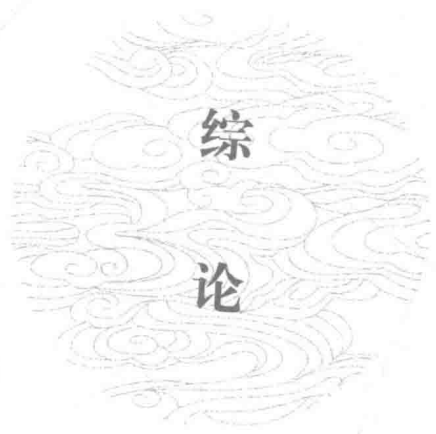
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

——从《鼠饕》谈起	307
-----------------	-----

通过翻译认识一个伟大的民族

——维吾尔文学翻译家王一之访谈	313
-----------------------	-----





综

论

略论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自觉

新时期以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支持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一些民族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本民族的作家，结束了一些少数民族没有书面文学和作家的历史。三十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形成了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并且每个民族都有作品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多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和艺术性求索给中国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绚丽多彩的奇葩，为我国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总的说来，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革与思想大解放不断向前发展，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从文学自身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是作家文学自觉发展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一代代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多民族作家贴近生活、扎根人民、紧跟时代、执着求索、不断创新的结果。本文谨对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自觉进行粗略梳理和阐释。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新时期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中国存在多年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从而使得文学从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的处境中解放出来。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为文学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更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的觉醒，为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春天。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一样以文学的形式欢呼“文革”十年黑暗时代的结束，欢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伤痕文学中以血肉之笔描写“文革”期间人们遭受的悲惨磨难和精神创伤，大胆控诉“四人帮”的罪恶。

比如苗族作家伍略的小说《麻栗沟》就揭批了“极左”政治路线和“四人帮”给黔西北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伤痕文学冲破了“文革”“瞒”与“骗”文艺的藩篱，真实地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和苦难，用“血和泪”换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标示了新时期文学与“旧时代”文学的真正决裂。

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反思文学不仅仅停留在暴露伤痕和苦难的层面，而是向历史的更深处探究，穿过“文革”，深入十七年时期，在更广的历史背景下去反思“极左”路线发生、形成的历史根源。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一些颇有深度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孙健忠的小说《甜甜的刺莓》对“极左”路线给农村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鞭挞了利欲熏心、践踏法纪的政治野心家的丑恶嘴脸，加深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深度。较伤痕文学的激情而言，反思文学充满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在冷静的剖析中批判“极左”政治路线的错误及其造成的灾难，反映出对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文学的探索精神，提升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品格，是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地区涵盖了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发展一直都是民族地区的时代主题，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准确把握住时代脉搏，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书写了大量反映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和发展进步的作品，展现了各族人民走进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新生活，同时也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种种生活变革的困难和艰辛。如孙健忠的长篇小说《醉乡》生动描述了湘西农村雀儿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生活，塑造了从卑微的流浪汉成长为村里的首富的矮个子贵二改革者形象，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改革文学的典型人物。如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通过女主人公白姐在旧习俗和传统礼教的束缚下遭受的辛酸经历，暗示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艰涩和曲折。蔡测海的小说《远处的伐木声》从一个土家木匠家庭的裂变反映了新旧思想给民族地区带来的冲击和阵痛。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通过马桑部落三代女人的不同命运，展现了佤族女性独特的生存状态，深刻表现佤族从原始社会走向新社会的巨变。

改革文学作为一个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但是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探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少数民族作家对变革现实的观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少数民族改革题材小说加深了文学与民族地区现实生活的联系，确保少数民族文学保持勃勃生机与发展活力，也丰富了中国改革题材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人物形象，使得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关仁山一直关注改革的农村，关注农民。他在90年代创作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上世纪末中原农村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他在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二维观照反映了近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变迁，重点阐释了90年代以来，土地、农业与农民的现代命运，被誉为新乡土文学的史诗性著作。另一部长篇小说《信任——西柏坡纪事》描写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的深刻变革，唱响了新时代的理想和信念之歌。再如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以桑吉一家三姐妹的生命历程表现了80年代以来西藏普通百姓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和深刻变革。

改革使得少数民族地区以高速发展的姿态向现代化迈进，给人们带来

了生活的便利与富足，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信用危机、人文精神萎靡等，出现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拥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看到了个体、家园和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从现实生活变迁中反思现代文明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危机，集中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焦点问题，如人性的异化、生存的焦虑、对金钱和现代文明的反思。比如草原生态环境几十年来遭受着毫无节制的开发，受到严重破坏，草原生态文化危机是新世纪蒙古族、维吾尔族等草原游牧民族作家创作的突出主题。

6

如蒙古族双语作家阿云嘎的小说《赫穆楚克的破烂儿》（哈森译）通过村民赫穆楚克购买一辆车后经历的酸甜苦辣折射出新一代牧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物形象具有民族独特性，而他们从传统进入现代、走向市场竞争的甘苦历程却是和其他民族相通的，具有时代普遍性意义。《天上有没有铁丝网》（哈森译）通过草原上人情与人心的变化，呼唤重情义、敬自然的文化传统。还有《黑马奔向狼山》叙述在草场分到户、草滩被人分割后的变化，通过一匹黑马的命运折射传统文化的危机。蒙古族满都麦的小说《骏马·苍狼·故乡》（钢土牧尔译）叙述了纳木吉拉老人和孙子苏伊拉图老少两代人尖锐的矛盾冲突，控诉了拜金主义者的贪婪和人性的异化，及其对草原优秀文化的腐蚀。维吾尔族麦买提明·吾守尔的《白大寺》（苏永成译）在冷静的叙述中道出狂热的物质欲望对人性、民族文化的残害。《打狗》通过打狗事件描摹社会人生百态，狗的离奇表现显得荒诞而可笑，可是伴随其中的人物心理与生活情景却是真实可信的，饱含令人思索回味的深刻内涵。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卡玛力丁》（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反映了金钱和商品经济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原本本分的青年卡玛力丁逐渐学会了挣钱，却异化成贪婪、虚伪、变卖家产的罪人，揭示出金钱对人性和民族性的严重考验。

底层写作，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新世纪的发展。少数民族作家在底层书写中，深入人物心灵深处，发掘生命之光。如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

晚》描写落魄的农民工马松鬼使神差闯入名人“米妖”的别墅，在巨大的贫富悬殊和物质诱惑中展示马松生存的无奈与道德坚守的可贵，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尊重。石舒清的《浮世》表现底层百姓生命的卑微和精神的高贵，是穷人含泪的笑。李进祥的《换水》写进城务工的回民夫妇马清和杨洁的生存斗争，在梦幻破灭中闪烁着爱的坚贞与清洁精神。何炬学的《天刚亮》短小精悍，以阿桑一家人的命运表现出武陵山区百姓生活的苦难与生命的顽强。作者没有过分强调婚姻的破碎、煤矿事故等人生悲剧，而是着重描写阿桑母亲在经受家庭的重重悲剧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塑造了勤劳、坚忍、刚强的母亲形象，蕴含着浓郁的文学韵味。田耳的《拍砖手老柴》描述本分的老柴在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压迫下憋屈的生活。作者毫不留情地一次次把人物推向生活的底线，在人物命运的挣扎和精神的焦虑中生动诠释了关于人性之善与恶、贫困、道德、教育等方面问题的思考。《韩先让的村庄》叙述了鹭庄在旅游开发中走向辉煌，而又在盲目无序竞争中沦入衰败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与人性的复杂，隐含着黑色幽默意味。钟二毛的《回家种田》以简单的视角、凝练的文字叙写时代大变革和乡村社会大转型，启人深思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走向和人的灵魂归宿等问题。

拉法格说，如果拉辛与雨果的作品不跟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人，连带着他们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一齐反映出来，那么他们决不会被当时的人宣称为大天才。^①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就在于作家们善于把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艺术地展现出来，塑造众多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人物，真实地反映在特定环境中人物（包括作家自身）的“看问题、感受、思想与表达的方式”，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展示时代的发展，丰富和充实了现实主义文学内容。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二、文化自觉

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文学自觉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觉的过程。“文化自觉”，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看，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作家在文学求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方位，需要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而确立自己的位置。因为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优势就在于民族文化特性，在于文化的差异性。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文学民族性得到充分发扬、不断得到深化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性追求在作家创作中不断走向自觉和深入。

民族性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书写的重大突破来自 80 年代中期盛行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思想的深入和形式的探索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积淀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的自信和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创作宝库。在寻根文学观念中，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荒蛮、落后、原始的生活形态，如果不是单纯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进化论角度来进行考察，而是从民间立场出发以民族文化角度进行审美反映，都变成了一种具有文化意味和审美内涵的文学资源，成为作家追求文学独特性的依托。

大多少数民族作家超越了一般社会学内容的叙述，将审视生活的目光从当下的乡村变革现实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以一种自觉的文学审美意识来观照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现实生活，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加开阔的视野。文学题材一步步扩大，文化的多元也促成了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不断创新，推动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了新的辉煌。如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瘸腿野马》、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蔡测海的《母船》、郭雪波